

《太平年》中待机时间超长的胡进思 如何从杀牛屠夫爬到权倾朝野?



胡进思影视形象 电视剧《太平年》剧照

电视剧《太平年》里，倪大红饰演的胡进思一出场，就把这位吴越国权臣杀伐果断的人设给立住了。那么，历史上真实的胡进思究竟是怎样一个人？

起于行伍

胡进思，湖州人。有关他的详细生平，最早且比较详细的记载，见于南宋龚茂良所作的湖州《灵昌庙记》，说胡进思容貌雄伟，目光如电，四岁能读书，七岁会写文，十七岁考进士失败后弃文从武，喜欢结交豪杰，膂力过人。不过，这篇庙记是湖州百姓为了感念胡进思而作，有很多夸赞溢美之词，水分较大。

综合欧阳修的《新五代史》和清代吴任臣的《十国春秋》等史料，大致可以判断出胡进思的职业轨迹：成年后做过屠夫，以杀牛为生，后投入后来的吴越第一任国王钱鏐的镇海军帐下，开启了自己的戎旅生涯，并以军功缓慢升职。之所以说“缓慢升职”，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在事关吴越的史料中，无论对外战事还是政治活动，鲜见胡进思的名字。

他的政治生涯转折点出现在唐昭宗天复二年(902)。这一年，宣州刺史田頌(jūn)兵临杭州城下，其退兵条件是让钱鏐出一个儿子去他那里当人质，钱鏐第七子钱元瓘挺身而出。胡进思、戴恽陪着这位少主一同前往敌营为质。钱元瓘为质期间过得凶险，田頌每次不开心就威胁要杀掉他。有一次，田頌外出打仗，临行前对众人发誓，这回如果打了败仗，回来“必斩钱郎”。结果这次田頌不但败了，自己也战死

了，钱元瓘这才得以身免。

公元932年3月，钱鏐去世，钱元瓘继任吴越国王。因为昔日共患难的经历，“用进思为大将，稍迁右统军使”。只不过，即便到钱元瓘临终时，胡进思也还没有达到“股肱之臣”的地步。当年与他一同为质的戴恽反而更受钱元瓘信任，“悉以军事委之”。所以，剧中钱元瓘的临终托孤、诛杀戴恽等行为，实际上并非胡进思所为，而是章德安所为。

史载，钱元瓘临终前，向章德安托以后事：

“文穆王寝疾时，察德安忠直能断大事，欲属以后事，语之曰：‘弘佐尚少，当择宗人长者立之。’德安曰：‘弘佐虽少，群下服其英敏，愿王勿以为念。’王曰：‘汝善辅之，吾无忧矣。’”

由于当时戴恽手中握有兵权，且钱元瓘养子钱弘侗的奶娘又与戴恽的妻子是亲戚关系，为防止戴恽拥立钱弘侗威胁钱弘佐的王权，章德安封锁了钱元瓘去世的消息，设计杀了戴恽，“伏甲士于幕下，杀恽，废弘侗为庶人”。

剧中将章德安隐去，将其行为加之于胡进思身上，一来是因为人物实在太多，这样更便于观众记忆理解，但更多的则是为了增强戏剧冲突的张力，也让胡进思这个人物更加饱满。

历史上胡进思真正的职场高

光，始于吴越第三任国王钱弘佐继位。

重厚寡言

钱弘佐继位后不久，就调整了内牙军的领导机构与将领：阚璠(fán)任内牙上统军使，胡进思任内牙右统军使，章德安任内牙上都监使，李文庆任内牙右都监使。

统军使地位在都监使之上，也就是说，负有托孤重任且在斩杀戴恽一事中立下头功的章德安，职位维持不变；反而是阚璠和胡进思被擢升为内牙军的一、二把手。由此不妨推测，虽没有史料记载，阚、胡二人在斩杀戴恽一事中应该也是出了力的。

阚璠这个人蛮横暴戾，非常强势，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上手手段排斥打压。钱弘佐虽处王位，但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少年，约束不了他。章德安为此屡屡与之争辩，李文庆也不愿攀附阚璠。结果，章德安被贬处州(今浙江省丽水市)、李文庆被贬睦州(今浙江省建德市)。

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此后“璠与右统军使胡进思益专横”。不过，从后面事态发展结果来看，此处的专横，应该主要指阚璠。胡进思只不过在阚璠专横弄权的过程中保持沉默，这样的态度比章德安、李文庆要缓和、暧昧得多，故而阚璠没有对他下手。

章、李被贬后，钱弘佐调杜昭达、程昭悦接替二人职位。杜昭达是丞相杜建徽的孙子，属于阚璠一派。程昭悦是个商人，通过财物贿赂阚、杜二人而进入仕途。阚璠此时大权独揽，已经直接威胁王权。

钱弘佐在胡进思、程昭悦协助下，对阚璠一派实施打击。第一步是剥夺阚璠兵权，将其调离杭州。为了把戏做足，不让阚璠起疑心，程昭悦先私下与胡进思沟通：“今欲除公及璠各为本州，使璠不疑，可乎？”进思许之，于是就以璠为明州刺史，进思为湖州刺史。阚璠当然不乐意：“出我于外，是弃我也！”胡进思劝道：“老兵得大州，幸矣，何不为不行？”

“老兵”是胡进思的自称。胡、阚二人都是军内老资格，威望很高，既然胡进思愿意赴任，阚璠自然也不好再说些什么。他想不到的是，自己是真的调离，胡进思之后被借故留任。从这第一步看，钱弘佐刚刚成年，热情有余而经验不足，程昭悦是个商人，靠阚璠上位，与阚璠的关



五代吴越银阿育王塔 浙江省博物馆藏

系若即若离；独有胡进思，不仅握有兵权，且斗争经验丰富，是钱弘佐依靠的主要力量。

在胡进思的支持下，钱弘佐很快对阚璠等人进行了第二步行动，杀阚璠、杜昭达，诛放百余人。本来，程昭悦还想对胡进思动手，因看他“重厚寡言”，认为没有什么威胁，故而获免。

程昭悦在事后洋洋得意，“多聚宾客，畜兵器，与术士游”，暴露出暴发户的本质。钱弘佐后来找了个理由把他给杀了，与胡进思倒是相处不错。

此时，钱弘佐继位时内牙军的四位统领，死的死贬的贬，仅余胡进思一人在职。胡进思在这一过程中能不退反进，吴任臣对此评价：“其弄权反复，盖天性然也。”虽然不是正面评价，但也从侧面反映了胡进思城府之深、政治手腕之高。

钱弘佐虽年少有为，但却短命。947年，20岁的钱弘佐去世，其弟钱弘俶继位为君。

钱弘佐为人宽厚，对胡进思等人“优礼遇之”，故而君臣相处比较和谐。钱弘俶却性格比较急躁，双方互不让步，矛盾越积越深直至彻底爆发，客观上也影响了吴越国的国运走向。

挟兵废王

关于钱弘俶继位后与胡进思之间的矛盾，《吴越备史》有这样一段描写：

“及王纘嗣，性既严急，诛杭越侮法吏三人。而统军使胡进思恃迎立功，干预政事，王恶之。每有僭越，必显责让，进思颇忧惧不自安。”钱弘俶之前就认为兄长钱弘佐的宽善会使“掌兵权者难制”，所以即位之初就决意抑制内牙军的势力，以此树威。胡进思作为内牙军第一把手，自然就成为被打压的首要目标。

对胡进思来说，在经历了前王的和风细雨后，突然换了个处处找茬的上司，日子自然就不好过了。所谓的“干预政事”，并无详细史料，想来应该是胡进思按之前习惯向上建言献策，但对本就看自己不顺眼的钱弘俶来说，胡进思的一言一行都可以被冠以“干预政事”的罪名。

这样的推断当然不是臆测，有一事可以佐证。有一次，钱弘俶在碧波亭检阅军队，一时兴起，大肆赏赐。一旁的胡进思上前劝谏，认为赏赐不宜太厚。这样的建议本来比较合理，胡进思久在军中，熟悉军人习气，深知过厚赏赐并非好事。钱弘俶却有些反应过度，他将手中的笔扔进水中，怒道：“我和士兵们共享财富，这有什么错？”胡进思大惧。另外有两件事进一步加剧了君臣矛盾。一件是福州军阀李仁达为保地盘，亲自跑到杭州来觐见吴越王钱弘俶。钱弘俶为其封官并赐姓名。不久后，李仁达为自己的一时冲动后悔，觉得不该来杭州，于是用金银财宝贿赂胡进思，请他帮忙向吴越王求情，让其返回福州。不料，李仁达回去不久就发动叛乱。这笔账，钱弘俶记在了胡进思头上。

另一件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当时民间有人偷偷杀牛，官吏在追查审问时虚报数字，说有近千斤牛肉。钱弘俶问胡进思，最大的牛，能有多少斤。胡进思答，不过三百斤。钱弘俶认为官吏诬陷平民，下令治这个官吏的罪，胡进思拍马屁说大王英明。不料钱弘俶反问道：

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胡进思结结巴巴地说：我从军之前，就是个杀牛的。弘俶或为无心之问，但对已经心生罅隙的胡进思来说，认为吴越王明知他出身卑微，这是在当面羞辱他。

当这种关系紧张到一定程度，一点点风吹草动都易引发轩然大波。

内牙指挥使何承训揣测上面意图，向钱弘俶请旨诛杀胡进思。都监使水丘昭券认为胡进思势力太大，暂时不要动。钱弘俶对此犹豫不决。何承训见劝不动钱弘俶，转头就把消息透露给胡进思，矫称大王要杀他。恰在此前后，画工献《钟馗击鬼图》，钱弘俶以诗题图上。两件事互为印证，胡进思的危机感进一步加剧。

公元947年12月，钱弘俶设宴招待文武官员，胡进思怀疑他要在宴会上对自己动手，于是先下手为强，率领亲兵百余人闯进宫中。钱弘俶逃进义和院中。胡进思下令关闭义和院大门，假传钱弘俶的命令布告自己中风，不能继续主政，把王位传给钱弘俶。

公元948年，钱弘俶即位。有了前车之鉴，他虽然内心对胡进思既畏惧又猜忌，但明面上却百般容忍。而胡进思也没有胜利者的喜悦，心里为恐惧所煎熬，不久因背上的疮疾去世。

造成这种局面，固然有钱弘俶、胡进思双方政见、性格等方面的原因，根本上，还是那个时代王权和兵权之间的冲突。由唐末节度使私兵发展而来的牙兵制度，到五代十国达到顶峰。几乎每个国君的背后，都有一支直属自己的私人武装。这些牙兵兵士大多经过精心挑选，故而战斗力较强，为各国君王所倚重，成为他们争抢地盘的工具；同时，牙兵们桀骜难制，对国君形成反噬的威胁。欧阳修曾评价牙兵们：

“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成为祸乱之源。五代五十三年之间，易五姓十三君，而亡国被弑者八。”

胡进思在军队八年，深知牙兵的危害，故而劝谏钱弘俶不宜赏赐过厚。钱弘俶年少轻狂，对此等威胁感受不深，或者说有点急于求成，因此成为吴越国第一位被废黜的国君。

事实上，相较于同期其他藩国，吴越政权过渡一直都比较平稳，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武人干政、乱政乃至取而代之的现象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胡进思有一定功劳。

综合其一生言行，胡进思可以看作是矛盾结合体。他身上既有当时武人的戾气，又有对钱氏知恩图报的忠诚；当主少国疑时，他耐心周旋，助钱弘佐扫除阚璠等骄兵悍将，稳定政局；即便被钱弘俶打击侮辱，他也只是回家抱着钱弘佐的灵位“被发恸哭”，甚至在废王后，迎立的还是钱王后裔。但一旦发现对方要对自己动手，他也没有“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”，而是奋起反击、先发制人，甚至务求彻底消灭对方，为此杀掉了吴越公认良臣水丘昭券。即便曾答应钱弘俶不伤弘俶之命，但钱弘俶即位后，胡进思还是想方设法置钱弘俶于死地。胡进思算不上良臣，但也不算奸佞之臣。只是后世往往记得他挟兵废王之举，故而就连他的死亡，也被附上带有宿命色彩的诅咒：

“胡进思挟兵废王，为罪之魁，获遣天诛(指逃避天罚)，卒死于牖下，幸矣。” 据《国家人文历史》